



韩石山 /

望 文 化 丛 书

摩志徐忘

徐提回后前打后后

道堂会去但张慎也

知所出场去去月高

一二三能拆回作人定

四去却成丁自七字

有折而阳日不云三

初望若勤八八理答

系周折起何非路而

无何之实大性兵户

一新序理起大望统

小望而中为人行无

有张子就续供上情

张地度月全之无

去滔水翅身也死其

掌相定则打不宣道

请别斯堂折有勤

丁主老受用主折

去堂主折男台

回望文化丛书

难忘徐志摩

韩石山 选编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徐志摩/韩石山选编.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5

(回望文化丛书)

ISBN 7-80040-590-7

I. 难… II. 韩…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957 号

书 名:难忘徐志摩

选 编:韩石山

责任编辑:卢 琳

装帧设计:雅典工作室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57 千字

印 张:9.87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590-7/I·415

定 价:17.00 元

编者的话

不必说多么好,也不必说多么坏,任谁都得承认,徐志摩是一个有才气的人,有魅力的人。当年的红极一时因此,至今的经久不衰也因此。去世七十年来,大陆之外的徐志摩阅读与研究,一直是个近似恒温的热。大陆上的热,像打摆子似的,一忽儿热一忽儿冷,就是热的时候也透着一丝的冷意。这未必就是徐志摩的不幸,恰恰给这个人物罩上了一重浓淡不匀的氤氲,显得越发的诱人了。

要知道他的才气,有他的全部诗文在那儿放着,虽说整理得不尽如人意,也还不至于难以卒读。要知道他的为人,可就难了,那么多称之为传记的书出版了,容我说句不太恭敬的话,不管作家费了多大的辛苦,观念上写法上多么的花样翻新,在史实的挖掘和运用上,当得起的只有“陈陈相因”四字而已。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它们在普及徐志摩上的功绩。

这本书中收入的文章,都是我在写《徐志摩传》的过程中搜集到的。我不敢要求别人看我的《徐志摩传》。我再喜爱我的书,也知道

那是我笔下的徐志摩。但我敢要求喜爱徐志摩的朋友,看看这本资料汇编。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亲人,你顺着他们的眼光看去,会从不同的侧面看出徐志摩的不同风采或是缺陷,最终,或粗浅或细致,总会得出一个自己的看法。再没有比自己得出的看法更可贵的了。

这些文章,有的是徐志摩去世后很快写出的,有的是去世多年后才写的,就他们个人来说,除了有意的篡改外,都是想尽可能的准确。心愿是美好的,事实上却不太可能,尤其是一些时间的记忆,更是五花八门,有的甚至相互抵触。为了克服这一缺憾,我在书后附了一个简略的《徐志摩年表》。若遇到时间上的疑难,这个年谱或许能帮你些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写张幼仪回忆的三篇文章,是从台湾智库文化公司出版的《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中译本中节选的,译者为谭家瑜先生。作者张邦梅女士,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原书是一本英文专著。

韩石山

二〇〇一年二月五日于瀑溪室

目 录

编者的话	(1)
------------	-------

第一辑 求学,从家乡到英伦

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3)
怀四十岁的志摩	郁达夫(8)
徐志摩先生轶事	蒋复璁(11)
志摩在家乡	吴其昌(17)
记徐志摩	陈从周(24)
北大求学时代的志摩	毛子水(34)
徐志摩与雪莱	吴 宓(36)
诗人徐志摩轶事	沈松泉(45)
我和徐志摩离婚的经过	张幼仪口述 张邦梅整理(49)

第二辑 新月,升起在古都的天际

关于“新月社”	陈西滢(77)
——复董保中先生的一封信	
“去吧!”志摩	瞿菊农(82)

志摩师哀辞	赵景深(88)
徐志摩为郁达夫买棉袍	凌叔华(93)
谈徐志摩遗文	凌叔华(96)
——致陈从周的信	
再谈徐志摩遗文	凌叔华(99)
——致陈从周的信	
泰戈尔在我家做客	陆小曼(103)
——兼忆志摩	
徐志摩演戏的回忆	赵 森(107)
忆志摩	郭子雄(112)
忆徐志摩	刘海粟(130)
悼志摩	林徽因(137)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林徽因(145)
《晨报诗刊》的始终	蹇先艾(151)

第三辑 新月,辉映着海上的波涛

谈徐志摩	梁实秋(157)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梁实秋(190)
志摩的风趣	叶公超(193)
新月旧拾	叶公超(196)
——忆徐志摩二三事	
悼志摩	郑振铎(199)
北风	苏雪林(204)
——纪念诗人徐志摩	
志摩是人人的朋友	方令孺(210)
徐志摩朗诵秋声	温梓川(213)
悼志摩先生	储安平(217)
纪念志摩	陈梦家(220)

怀志摩先生·····	何家槐(226)
徐志摩印象记·····	冗 重(233)
君子之交·····	章克标(236)
——我与志摩	
我义父母徐志摩和陆小曼·····	何灵琰(239)

第四辑 重回故都,轻轻地我去了

追悼志摩·····	胡 适(253)
徐志摩在胡适家·····	罗尔纲(262)
志摩纪念·····	周作人(265)
徐志摩——一个大孩子·····	温源宁(268)
纪念徐志摩先生·····	徐冠英(271)
写给飞去了的志摩·····	赵家璧(274)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杨振声(287)
志摩最后的一夜·····	韩湘眉(291)
忆徐志摩先生之死·····	湘 江(296)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沈从文(298)
徐志摩年表·····	(304)

第一辑

求学，从家乡到英伦

原书空白页

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这是我托杭州陈紫荷先生代作代写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联。陈先生当时问我和志摩的关系，我只说他是我自小的同学，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分的死。

做挽联我是不会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对句。而陈先生也想了许多成句，如“高处不胜寒”，“犹是深闺梦里人”之类，但似乎都寻不出适当的上下对，所以只成了上举的一联。这挽联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文句做得太好，对仗对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的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至于哀挽诗词的工与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

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

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

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

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们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总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

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去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

像这样的和他们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两次也上了他们一点小当之外，我和他们终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一点的关系；后来似乎我的宿舍也换了，除了在课堂上相聚在一块之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得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

中,改入了一个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关门的教会学校。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一个小孩,一个大人——终于没有遇到的机会。虽则在异乡飘泊的途中,也时常想起当日的旧事,但是终因为周围环境的迁移激变,对这微风似的少年时候的回忆,也没有多大的留恋。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①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地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

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炼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

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姝,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 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

正在这前后,和他一次谈起了中学时候的事情,他却突然地呆了一呆,张大了眼睛惊问我说:

“老李你还记得起记不起? 他是死了哩!”

这所谓老李者,就是我在头上写过的那位顽皮大人,和他一道进中学的他的表哥哥。

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地积多了起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

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了志摩。

“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

兜头的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略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会，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果尔^②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

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

“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为太果尔这一回是新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地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头一天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日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闯到了他的寓里。

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会才兹分

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灵柩到上海的时候是已经殓好了来的。

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笑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记:

上面的一篇回忆写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陈先生代作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下面的42字:

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新月》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纪念号”,据浙江文艺出版社版《郁达夫全集》第三卷)

注释:

① 原文有误,应为“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原编者注

② 今译泰戈尔,后文同。

怀四十岁的志摩

郁达夫

眼睛一眨，志摩去世，已经交五年了。在上海那一天阴晦的早晨的凶报，福煦路上遗宅里的仓皇颠倒的情形，以及其后灵柩的迎来，吊奠的开始，尸骨的争夺，和无理解的葬事的经营等情状，都还在我的目前，仿佛是今天早晨或昨天的事情。志摩落葬之后，我因为不愿意和那一位商人的老先生见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去墓前倾一杯酒，献一朵花；但推想起来，墓木纵不可拱，总也已经宿草盈阡了吧？志摩有灵，当能谅我这故意的疏懒！

综志摩的一生，除他在海外的几年不算外，自从中学入学起直到他的死后为止，我是他的命运的热烈的同情旁观者；当他死的时候，和许多朋友夹在一道，曾经含泪写过一篇极简略的短文，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五年，回想起来，觉得对他的余情还有许多郁蓄在我的胸中。仅仅一个空泛的友人，对他尚且如此，生前和他有更深的交谊的许多女友，伤感的程度自然可以不必说了，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

称他作孩子，或者有人会说卖老，其实我也不过是他的同年生，生日也许比他还后几日，不过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也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印象。

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

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发而为诗，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七宝楼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以之处世，毛病就出来了；他的对人对物的一身热恋，就使他失欢于父母，得罪于社会，甚而至于还不得不遗诟于死后。他和小曼的一段浓情，在他的诗里，日记里，书简里，随处都可以看得出来；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这一种事情，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以对这事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情热的人，当然是不能取悦于社会，周旋于家室，更或至于不善用这热情的；志摩在死的前几年的那一种穷状，那一种变迁，其罪不在小曼，不在小曼以外的他的许多男女友人，当然更不在志摩自身；实在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那一种借名教作商品的商人根性，因不理解他的缘故，终至于活生生地逼死了他。

志摩的死，原觉得可惜得很；人生的三四十前后——他死的时候是三十六岁——正是壮盛到绝顶的黄金时代。他若不死，到现在为止，五六年间，大约我们又可以多读到许多诗样的散文，诗样的小说，以及那一部未了的他的杰作——《诗人的一生》；可是一面，正因他的突然的死去，倒使这一部未完的杰作，更加多了深厚的回味之处却也是真的。所以在他去世的当时，就有人说，志摩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和美人一样，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又和罢伦，奢来^①的死法一样，确是最适合他身分的死。若把这话拿来作自慰之辞，原也有几分真理含着，我却终觉得不是如此的；志摩原可以活下去，那一件事的发生，虽说是偶然的結果，但我们若一追究他的所